

胡

[以] 阿摩司·奥兹 著
郭国良 宋倩 译

狼

WHERE THE JACKALS HOWL

嗥叫的

地方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胡狼嗥叫的地方

WHERE THE JACKALS HOWL

AMOS OZ

〔以〕阿摩司·奥兹 著
郭国良 宋倩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5422

Amos Oz

WHERE THE JACKALS HOWL

Copyright © 1965, Amos Oz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狼嗥叫的地方/(以)阿摩司·奥兹著;郭国良,
宋倩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ISBN 978-7-02-014844-8

I. ①胡… II. ①阿… ②郭… ③宋… III. ①短篇小
说-小说集-以色列-现代 IV. ①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03463 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何炜宏 邵莉莉
装帧设计 钱 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5
网 址 www.rw-cn.com

印 刷 莱芜市圣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40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版 次 201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844-8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 胡狼嗥叫的地方 / 1
- 游牧人与蝥蛇 / 25
- 风之道 / 49
- 志未酬，身先死 / 77
- 特拉普派隐修院 / 106
- 怪 火 / 136
- 空心石 / 174
- 在这邪恶的土地上 / 211
- 译后记 / 273

胡狼嗥叫的地方

热浪终于退去。

海上疾风来袭，将厚重无边的喀新风^①撕扯出道道口子，冷风伺机而入。几股柔风以略带踌躇的姿态率先登陆，引得柏树枝头轻佻地阵阵战栗，仿佛一股电流自树根直往上蹿，穿过树身，撼动肢体。

日暮时分，西风渐盛。喀新风一路往东而逃，如潮水般自滨海平原退至朱地安丘陵，然后穿越耶利哥峡谷，直至约旦河以东的蝎子沙漠才肯停歇。眼看喀新风曳尾而去，秋天也就近在眼前了。

基布兹^②的孩子们一溜烟尖声叫闹着跑到花园草坪上，父母们

① 喀新风 (khamisin)：热浪或沙漠热风，即每年夏季从埃及、阿拉伯红海吹向中东北部的干热季风。

② 基布兹 (kibbutz)：以色列集体居民点，一般从事农业，财富公有，成人有私人住所，而儿童一般集体住一起，当作一个团体照顾，大家共同做饭，共同进餐。

从阳台上搬来了折叠躺椅。“有例外才证明有规则。”萨什卡常常这样说。这回，萨什卡自己成了这个所谓的“例外”。他独自待在室内，为新书添章加节。正在构思中的这本是有关基布兹改革所面临的问题。

萨什卡是我们基布兹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活跃而杰出的一员。他身材横阔，神采奕奕，英俊机警的脸上架副眼镜，有父辈的沉稳自信，也不失充沛干练。一沓稿纸被傍晚的清风吹得四散，他不得不在上面压上一只沉沉的烟灰缸。骨子里正直让这个男人的字里行间透出洞见，观点激进，棱角鲜明。改革求变，萨什卡自言自语道，求的是观念的转变。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活力和警惕，不进则退，切忌停滞不前，这才是重中之重。

喀新风肆虐的日子所积累的热气，开始从房屋的墙壁、棚屋的铁皮屋顶和堆在铁匠铺旁的钢管里吁喘出来。

加拉——萨什卡和坦尼亚的女儿——正在冲凉。她的两手十指相扣枕在颈后，往后压伸两肘。浴室很黑，连湿漉漉垂在肩上的金发都似乎变灰暗了。要是这儿有面大镜子该多好，我可以在镜前细细端详自己，慢慢地，静静地，像看着外边吹着的海风那样。

可浴室很小，就像一间方方正正的囚室，根本没什么大镜子，也从没有过。她有点焦躁，草草擦干身子，套上干净衣服。马蒂亚胡·达姆科夫打的什么主意？他要我晚饭后过去一趟。小时候，我们倒总爱跑去看他和他的马。不过要我在一个汗津津的单身汉那儿

耗一个晚上，那简直太过分了。只是他答应给我些外国带来的颜料倒是真的，况且夜晚短暂，再匀不出其他空余时间了。我们这些姑娘平日里还得干活呢。

再想想他在小道上把我拦下时那副别扭又为难的样子，手在空中挥舞，打着手势，像要从闷人的热风里抓出几个字，他吞吐着像条离了水的鱼，怎么也摸不到要说的词。“晚上来小坐片刻吧，”他说，“等着瞧吧，会很有趣的。你不会失望的。只要一会儿。而且非常……呃……重要。噢，当然还有货真价实的油画布和专业画家才用得上的颜料。实话相告吧，这一切是我南美的表弟里奥带给我的，我不需要颜料和油画布。我……呃……还有块衣料呢，都是给你的，可千万要来呵。”

想到这些话，加里拉便感到既恶心又滑稽。她想到马蒂亚胡·达姆科夫那张丑陋却又有点意思的脸，就是这个男人给她购置了油画布和颜料。嗯，我想我还是过去一趟一看究竟，他为什么会选中我。但我绝不会在那屋里待上五分钟。

二

山中的日落来得突然而果断。而我们的基布兹坐落在平原上。日落被平原削弱了力量，力道霎时瘫软了三分。渐渐地，暮色像只长途跋涉的倦鸟降临在这块土地上。首先暗沉下来的是牲口棚和无

窗的储藏室。黑暗的降临并没有损害它们，因为黑暗其实压根就未曾遗弃它们。房屋紧接着也蒙上阴影。一个定时器启动了发电机，那悸动回响萦绕着，有如心脏起搏，有如远处的鼓点，横扫过倾斜的平原。电网脉络苏醒了过来，藏匿的电流滑过薄壁。一时间，老兵区的所有窗口绽出点点灯光。只有水塔顶端的金属装置还执意挽留一线黯淡的余晖，长久逗留徘徊在一旁。而塔尖的避雷针尖也在暗潮中淹没而去，最终沦陷。

基布兹的老人仍在折叠躺椅上休憩，任由黑暗笼罩侵袭，淡定漠然，无意抵抗。

快到七点时，基布兹嘈杂起来。这股暗流朝大食堂方向涌去。一些人讨论着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另一些则盘算起明天该干什么。当然，还有一些沉默不语。也该是马蒂亚胡·达姆科夫离巢的时候了。他锁了门，留那片死寂在身后，融进了大食堂的喧嚣。

三

马蒂亚胡·达姆科夫是个黑矮的男人，瘦骨嶙峋，青筋暴出。他的两眼狭长，眼眶凹陷，颧骨平平，这副面相活像在说“我早提醒过你”。二战一结束，他就加入了我们的基布兹。关于去过哪儿，做过什么，来自保加利亚的他从未透露。我们便也没再追问。我们仅知道他在南美待过，还有，他长了一撮小胡子。

马蒂亚胡·达姆科夫长着一副天生做手艺的身板，消瘦的躯干显得稚气、强壮且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捷。这样的一副身材，会给女人留下怎样的印象？于男人而言，它只会引起神经质的焦虑。

他的左手只看得到拇指和小指，两指间却空了一茬。“打仗那会儿，人们失去的，”马蒂亚胡·达姆科夫说，“远不止三个手指呢。”

白天，他在铁匠铺干活，裸露的膀子亮闪着汗水，肌肉钢簧似的在紧绷的皮肤下晃动拉伸。他焊合金属配件，焊接钢管，捶打弯头刀具，又把使坏了的铁具打制成金属碎料。无论是用他的左手还是右手，他都能轻而易举地挥动那把长柄大锤，以控制自如的力道狠命地砸向那些铁器。

很多年前，马蒂亚胡·达姆科夫可是掌握着一门为马钉蹄的好手艺。还在保加利亚那会儿，他干的似乎是交配种马的活儿。有时，他还会正儿八经地讲起种马和役马的细微差别，告诉围着他转的孩子们他和他的搭档或他的表弟里奥如何在爱琴海与多瑙河畔养育出最为名贵的马种。

一旦基布兹不再用马，马蒂亚胡·达姆科夫的手艺也渐被淡忘。姑娘们开始收集多余的马蹄钉装饰房子。只有那些曾盯着他钉蹄的孩子，只有他们，有时还能记起些什么。他那精湛的手艺。马匹的痛苦。呛人的气味。干净利落的姿势。过去，加里拉常放一绺金发在嘴里边咀嚼玩弄，边远远地望着他。那灰眼睛睁得大大的，

那眼睛像她母亲，全然不像她父亲。

她不会来了。

我不信她的允诺。

她怕我。她谨慎如她父亲，机敏似她母亲。她不会来了。就算来了，我也不打算告诉她。即便告诉了她，她也未必会信。她会一切都告诉萨什卡。毕竟口说无凭。可这会还不是时候：现在还是晚餐时间哪。

每张餐桌上都摆有锃亮的刀叉、钢罐和一碟碟面包。

“这餐刀该磨磨了。”马蒂亚胡·达姆科夫和邻座搭着话。他把洋葱和西红柿切成薄片，撒上盐、醋和橄榄油。“待冬天活少，等我来把厨房的刀具都磨快了，把水槽修了。其实呢，冬天也就在眼下。这股喀新风也快走了，我寻思。不就是嘛，冬天不等咱们准备好就赶上来了。”

靠近锅炉房和厨房的食堂尽头，一群瘦骨嶙峋的老兵，有秃头的，有白发的，围成一团在读一份晚报。晚报一页页分散开，轮流传递给“预定的”读者。与此同时，有一些人在各抒己见，而另一些人则以满露倦意的老年人所特有的慈祥眼神盯视着这群行家。还有一些只是默默聆听着，安静的面孔上似乎凝固了一抹淡淡的哀痛。这些，按萨什卡的话来说，是现实的真正写照。恰是他们，承受着工人运动带来的真正苦难。

在男人们围着晚报谈论政治的那会儿，女人们盘聚在分工人的那桌上。坦尼娅正扯着嗓门埋怨着什么，不停地拿烟灰罐敲击桌面。她的头发也灰白了，起了皱纹的脸上，疲惫写满双眼。她伏在记工单上，好像要把业已或即将强加在她身上的不公实实在地压在身底下。马蒂亚胡·达姆科夫听到了她的声音，却没听清她在讲什么。显然，面对坦尼娅的怒气，这位分配工作的头儿想要体面地溜之大吉。这正中坦尼娅的下怀哩，她顺势收拾起胜利成果，直起身子，往马蒂亚胡·达姆科夫那桌走去。

“现在，该你了。你知道，我可是一直捺着性子，但凡事都有限度的。要是明天十点那个锁还没焊好，我就不客气了。凡事都有限度，明白了吗，马蒂亚胡·达姆科夫，呃？”

这个男人脸上的肌肉扭曲了起来，那脸愈发丑陋可憎了，像极了小丑面具，简直是场噩梦。

“说实在的，”他温和地说，“何必动肝火呢？您的锁早焊好了，只不过您没来取而已。明天过来拿吧。想什么时候来拿都行。没必要催逼我。”

“催逼你？我？这辈子我还从没敢给劳作的人制造任何麻烦。那就抱歉了。没冒犯着你吧。”

“没有哇，”马蒂亚胡·达姆科夫答道，“恰恰相反，我是个和气人。那在这给您道晚安了。”

说完这些话，食堂的这档子事儿也就了结了。“我该回房了，

该点上灯坐在床边静候了。噢？我好像还需要些其他什么。对，香烟、火柴、烟灰缸。”

四

潺潺电流淌过缠绕的电线，所及之处无不笼罩在一片微弱的光线中：我们的红顶小屋，我们的花园，疙疙瘩瘩的水泥小道，篱笆和废铁，当然还有，寂静。光晕朦胧、微弱，近似垂暮。

架在木桩上的探照灯以恒定的频率扫视着围篱。田野、溪谷纷纷被信号灯染亮，往山脚处延伸而去。篱笆上的光亮把一圆溜犁过的土地填得满满。夜色和寂静默默躺在光圈之后。秋夜并不总是黑色的。至少在这儿不是。我们拥有灰色的夜。灰白的光辉从田野、种植园、果园上空冉冉升起，此时的果园已开始显现黄色。暮霭轻吻树梢，模糊了它们原本鲜明的轮廓，将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揉成一片，合二为一。就这样，夜色扭曲了无生命之物的形体，将活力、寒气、险恶一股脑掷入其中，于是，饶有生气与死气沉沉纠结交融，难辨难分。与此同时，夜深沉中的活物不禁也缓下步子，极尽伪装之能事，其行踪自然难以捉摸，亦真亦幻。无怪乎，鲜有人发现胡狼何时已从隐匿处跃出，它们柔软的鼻子深嗅着空气，滑行在草皮上的爪子几乎不触地面，似幽灵，来去无踪。

唯独基布兹的狗意识到了这变幻的一举一动。这也解释了为什

么它们夜半撕心裂肺的狂嗥中掺杂的是嫉妒、威吓和愤怒。它们盘踞于地，虎视眈眈，一有风吹草动，便拽着链锁往前死命扑去，任脖颈快在顷刻间拧断。

成年胡狼总会远远避开陷阱。可这是只幼兽，皮毛柔软，光滑油亮，生生被血腥和生肉的气味引了过去。诚然，它也并没有愚笨到把自己白白送入虎口。它只是循着那气味前行，连踱着的步子也是异常谨慎，却不知晓它正一步一步跌入深渊。它不时稍作停留，倾听传输在血液间的危险信息，即便这信息晦涩而费解。混沌中它驻足陷阱边，竖耳倾听，却只有死寂一片。终于，这气味战胜了它。

难道这真的出于命运？都明白命运的随机与盲目，却不知所谓的命运早已用千万只眼盯住了我们。这头胡狼尚且年幼，即使万千目光齐刷刷地注视着它，它也不会明白其中的含义。

一堵灰蒙蒙的老柏树墙紧绕种植园四周。它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难道是沟通生死两界的隐形通道？我们在绝望、怒火、扭曲中紧咬双唇，找寻通道的出口，纵使落得躁狂暴怒，仍一无所获。胡狼却对此熟稔有余。它们了解悸动其中的阵流如何充盈在感官间，如何从身体涌向身体，从躯体淌向躯体，在震颤间争相传递，那里有和谐与安宁。

最后，幼兽弯下头，鼻子凑近诱饵嗅了起来。是血和植物汁液的气味。那湿润的鼻尖抽搐着，唾液在口中分泌，皮毛竖起，纤弱

的筋腱隐隐搏动。柔软似一团水蒸气，那爪子不由自主地伸向禁果。

利刃的滋味随之而来。咔嚓一声金属的声响，圈套将其牢牢捕住，正中要害。

这只兽顿时僵如磐石。许是想侥幸瞒骗过这陷阱，它装起死来。没声息，没响动。很久很久，胡狼和捕捉器都不动声色，好像是在比试对方的耐力。缓缓地，忍着疼痛，这东西又清醒了过来。

此刻，只有柏树默默摆着腰肢，俯首起身，弯腰摇曳。它张大了鼻口，赤裸地齜着牙，吐着白沫。

那一瞬，绝望袭遍它全身。

于是，狂躁中它猛地一跃，试图逃生，试图挣脱刽子手。

剧痛将它撕裂。

它死沉沉瘫在地上大口喘息。

幼兽张嘴呜咽起来。恸哭声叩响黑夜。

五

暮色之下，我们的世界由层叠的圈子组成。外圈是漆黑的秋夜，它远在遥远的山间和大漠。而被严实围在它里面的是由我们这儿的夜景、葡萄园、果园和种植园组成的内圈。四起的耳语声扰动了灰暗朦胧的湖面。这方土地总在夜晚流露出另一面，它变得陌生，不再对我们俯首帖耳，灌溉管道和泥土小路纵横交错其间，在夜间

分外明显。我们的田地似乎也投向了敌人那一边，向我们发散着一波波陌生的气息。夜晚，它们就那样带着威胁和敌意凜然耸立，似乎又回到原先的状态中去了，回到我们来到这地方之前的样子中。

再往内，是交叠的灯色，在我们和我们的房屋上方守望警戒，抵御着外来日渐积累的威胁。防御墙显然不那么奏效，甚至不能把敌人的气味、声音隔离在外。夜幕来临，那声音、那气味就像是尖牙利爪在撕扯我们的皮肤。

在最中心的一环，在我们明亮通透的世界的中心，是萨什卡的写字台。桌灯投下平静而明朗的光晕，逐去了叠放成堆的书本投下的暗影。他挥笔疾书，文字就应运而生。萨什卡常说：“没有什么比以少敌多的观点更高尚的了。”

他的女儿瞪圆了眼睛，好奇地望着马蒂亚胡·达姆科夫那张脸。你这么丑陋，也不属于我们这里。幸好你没有小孩，而且那双无神的细小眼睛总有一天会闭上的，那时候你也就死了。你也不会留下任何像你这样的人了。真希望我从没来过这儿，但走之前我要知道你怎么会要我来这儿，为什么会是我。这房间简直让人窒息，而且还有股单身老头的气味，像极了回锅油的浊与涩。

“请坐。”马蒂亚胡·达姆科夫的声音从暗处传来。这个房间的死寂把他的声音衬托得深沉幽远。

“我还有急事。”

“来点儿咖啡？实打实的好货色。巴西来的。我表弟里奥还给

我捎了咖啡。他似乎以为基布兹是科霍兹，科霍兹劳改营。噢，科霍兹就是俄国的一种集体农庄。”

“不加糖，谢谢。”加里拉答道。自己也对这一回答感到吃惊。

这个丑陋的男人在对我做什么？他想怎样？

“你说要给我一些油画布和颜料，是吗？”

“别急。”

“不烦劳您准备咖啡和糕点了。我待一会儿就走。”

“你很漂亮，”这个男人说道，喘着粗气，“你是个金发姑娘，我没弄错的话。没错。这是肯定的。但为什么不呢。我指的是，你会在这儿喝咖啡，慢慢地，自在舒坦地喝完你的咖啡。然后我会给你点上一支烟，美国货，弗吉尼亚的。瞧瞧这盒子。这些画笔。还有，高级颜料。当然还有画布。所有这些画笔全是你的。所以慢慢来，先尝尝你的咖啡。”

“可我还是不明白。”加里拉道。

夏夜，一个男人穿着汗衫在房间里踱步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可马蒂亚胡·达姆科夫猿猴似的身材让她觉得胃里一阵翻腾。一阵恐慌攫住了她。她把咖啡杯往托盘上一放，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逃到后面，攥住椅背，好像那就是一道屏障。

这一受惊之举，显然逗乐了房子的主人。他耐心又近乎嘲笑地说道：

“跟你母亲一个样。等时机成熟，我会告诉你一些事，一些我

确信你还不了解的事，关于你母亲的缺德事。”

此刻，觉察到危险的加拉拉，话音里透出冷冷的敌意：

“你疯了，马蒂亚胡·达姆科夫。大家都说你疯了。”

她脸上挂着几分严厉，一种夹杂着掩饰和期待的表情。

“你疯了，别挡着我的道，让我过去。我要离开这儿。是的。就现在。让开。”

这个男人稍退了退，却依旧怔怔地望着她。忽然，他纵身跃上了床，背笔直贴着墙坐下，呵呵大笑起来。

“别急嘛，孩子。这么匆忙干吗？别急嘛。我们不过刚开了个头。耐心点儿。别这么激动，白白废了你的精力。”

加拉拉迅速掂量了两种可能性，一种安全，一种疯狂，继而说道：

“请告诉我您到底想怎样。”

“其实，”马蒂亚胡·达姆科夫说道，“其实，水又开了。让我们停歇片刻，再喝点咖啡。你不会拒绝的，我相信，你还从没喝过这样的咖啡。”

“不要奶和糖，我告诉过你的。”

六

咖啡的味道驱散了其他气味：这是一股强烈到刺鼻却给人愉悦